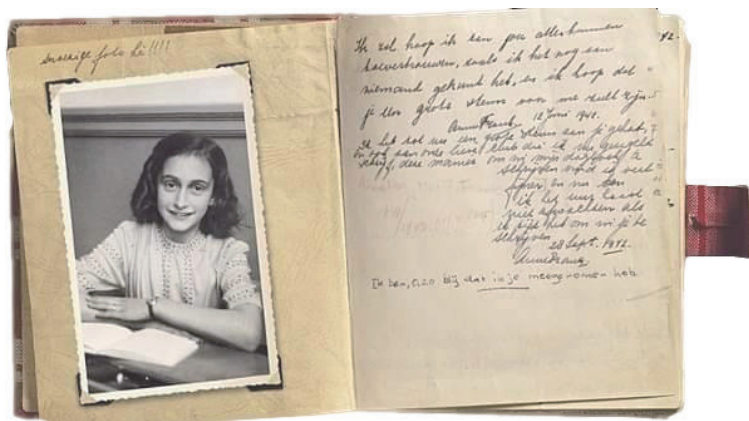


看不同版本的《安妮日記》影片有感

丁念慈

寫於 2021/02/15 寫於 FACEBOO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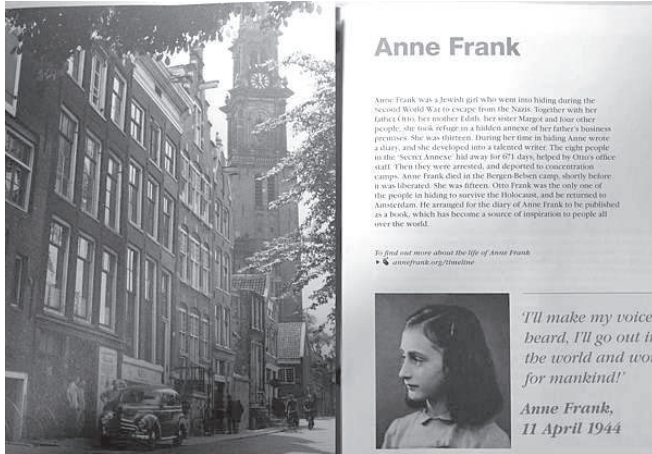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安妮日記》手稿
圖片資料均擷取自網路

前幾個月少眠少休的忙碌過後，龐雜的搬家工程總算在農曆年前大致完成，可以大大鬆一口氣，準備過個「好年」。年假，我就充分利用這幾天假期，好好享受自己最喜愛的休閒活動——電影欣賞。

偶然從網路視頻隨機選單中發現了那部膾炙人口的電影《安妮日記》，我就拿出跨文化比較的看家本領，一口氣看了三個版本有關「安妮日記」的電影，並查閱了相關文獻，比較其中的異同及特色。





眾所周知，《安妮日記》是一名猶太族裔青少年安妮所寫，電影就根據這本日記來編劇。安妮（Anne Frank）是法蘭克家的二女兒，她隨家人輾轉遷徙躲避德國納粹排猶風暴，最後避居荷蘭阿姆斯特丹。在 1942 年 6 月 12 日，安妮 13 歲生日這一天，父母親送了她一本紅白格相間的日記本，安妮開始寫日記。《安妮日記》就記錄了她從 1942 年 6 月 12 日到 1944 年 8 月 1 日期間的生命故事。

猶太族裔的法蘭克一家，原籍德國法蘭克福，父親奧圖·法蘭克 (Otto Frank) 在一戰時，還曾經在德意志帝國軍隊服役，為「祖國」德國效命。納粹上台後，有感於反猶太法令對猶太人的壓迫和攻擊，1933 年 8 月，奧圖攜家人遷往德國亞琛，為最終移居荷蘭做準備。1938 年，法蘭克一家從德國逃往荷蘭。在阿姆斯特丹，奧圖經營一家 Opekta 公司，出售香料和果膠，用於製造果醬。1940 年 5 月，荷蘭淪陷，奧圖便將股權轉移給非猶太人，以躲避災禍。

1942 年的荷蘭，已被納粹佔領兩年了。出奔英國的荷蘭女王威廉明娜，在英倫彼岸對子民不斷喊話，鼓舞了當時納粹鐵蹄下的荷蘭人民。具自由精神的荷蘭人，內心仍保持著不屈不撓的勇氣。此時的法蘭克一家已經融入荷蘭社會，對「熱愛自由，不甘屈服於被奴役命運」的荷蘭傳統，更是一心嚮往。

然而 1942 年的荷蘭，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卻日益嚴峻。猶太人不准搭乘公車、甚至被沒收腳踏車，外出只能靠雙腳徒步。他們不但需要在前襟縫上黃色星星以茲識別，還隨時會被沒收財物、遭受羞辱，甚至濫行逮捕發配集中營擔任苦役，折磨至死。



這個側剖圖更為詳細，前後屋的樓（ground floor）是果膠作坊，前屋二樓（first floor）是辦公室，後屋二樓似乎是員工起居室前屋三樓（second floor）是倉庫，後屋三樓是法蘭克一家大小兩間臥室。後屋四樓（third floor）是起居室、廚房，以及晚間凡帕夫婦的睡鋪、有一間小房間是彼得的房間。再往上，還有一個堆放雜物、可以呼吸一點空氣及眺望天空的閣樓（attic）。



個人十分喜愛這張素描，這個書櫃實在巧妙。如果沒有人告密，他們八人本應可以躲過死劫的。許多人猜測到底誰出賣了他們，但安妮之家基金會會經多年調查，也沒有確切答案。

我比較傾向於是 1944 年 4 月份闖入的竊賊密報的。當時大戰到了後期，民間配給短缺，社會失序，偷搶事件越來越頻繁，這個竊賊失風差點被巡邏警察逮捕，但他已同時發現後屋有人。

由於他自己是竊賊，所以沒有立刻舉報，而是私下觀察了一段時間，懷疑裡面藏匿猶太人，便試探性向協助團體成員勒索。最後，在 1944 年 8 月向蓋世太保檢舉。

就在安妮收到日記本不久的 1942 年 7 月 5 日，姐姐瑪戈就收到集中營的徵召令了。父親奧圖毅然決定提前執行他已規劃許久的躲藏計畫。他們藏入了奧圖公司樓房的後屋（Annex）樓上，即所謂「Secret Annex」，中文一般翻譯為「密室」。這個 Annex，有點類似台灣鄉間透天厝後面的加蓋（至少我居住的宜蘭縣內，就有許多這類加蓋），也可說是違建吧！公司樓房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大街，門前就是商貿繁盛、舟楫往來的王子運河。

在王子運河大街 263 號果膠公司大樓後屋的三樓、四樓及閣樓，就是法蘭克與另一猶太家庭凡帕一家三口的藏身之處。協助他們藏匿的荷蘭友人們（也是公司員工），特地製作了一個書櫃，巧妙地將前屋通往後屋的門擋住。後來，他們又收容另一位猶太牙醫，一共八人在密室中生活了兩年零一個月。安妮的日記，便詳實記錄了這段期間生活點滴，包含成長中青春期少女的心情、困境中的希望，以及這群人在空間狹小物資短缺下的壓抑與衝突、面臨死亡威脅的恐懼與絕望…等等。

這個故事中，我最愛的人物除了故事主人翁法蘭克一家之外，就是見義勇為的梅普·吉斯（Miep Gies）女士了。她是協助團隊中的一員，原籍奧地利，1909年出生在維也納一個貧苦家庭。一戰結束後，奧匈帝國崩潰瓦解，社會動盪、食物短缺。梅普的父母為了讓瘦弱的她有機會活下去，參加了一個荷蘭勞工社團發起的援助計劃，梅普幸運地被選上。1920年12月，11歲的梅普被送往荷蘭萊頓，寄養於煤炭工廠領班勞倫斯的家裡。勞倫斯本身已育有四男一女，但這個家庭卻給予了梅普無私的愛與良好的教育，開啟了梅普不凡的一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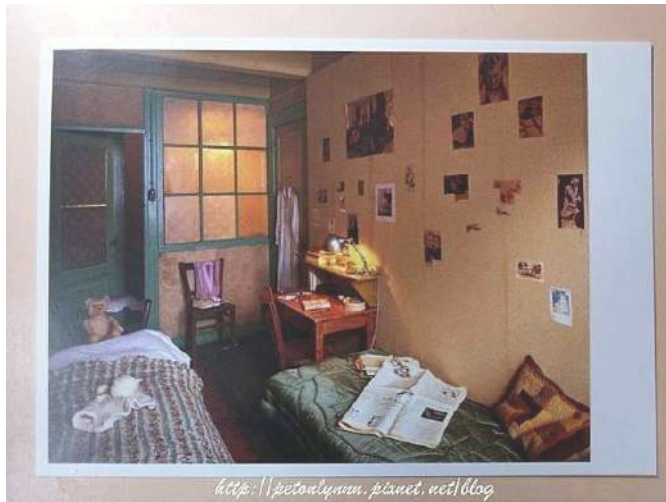
梅普在校學習成績優異，18歲高中畢業時謀得文員職位。1933年，因大蕭條而失業了。就在這一年，梅普經人介紹來到奧圖開設的公司任職。她通過製作果漿測試獲得錄取，之後又遞補為助理。從此開始了她與法蘭克一家的終身友誼。



四樓起居室。白天全部人都要來到四樓待著，因後屋二樓有人使用，所以後屋三樓白天不走動，大家都要聚集到後屋四樓。他們在後屋四樓烹煮食物、用餐、起居。晚上這裡是凡帕夫婦睡覺的地方。他們的兒子也睡在後屋四樓一間很小的房間裡。安妮後來與凡帕的兒子彼得談戀愛。有時在彼得房間，有時在閣樓互訴衷腸，分享著對未來的希望。

梅普在納粹併吞荷蘭之後，因根正苗紅的奧地利籍背景，曾被要求加入納粹女子社團，但她拒絕了。為此，她屢遭當局為難，幾乎被驅逐出荷蘭。終於在 1941 年 7 月，排除萬難的梅普與多年戀人、荷蘭籍的揚吉斯 Jan Gies 完成結婚登記，得以長居荷蘭。在法蘭克等八人躲藏密室的兩年多，吉斯夫婦同為協助團體的成員。梅普擔任密室與外界的媒介，每週為他們送來食材、日用品，以及外面的消息。這些品行高貴的荷蘭人，不顧自身安危，見義勇為營救猶太友人，展現了人性光輝。

儘管萬分小心，法蘭克一家最終仍因被人密報而遭到逮捕。1944 年 8 月 4 日，蓋世太保闖入公司樓房進行搜查，一舉擒獲躲藏密室的八人。警察也帶走了協助群體中的男性，只留下奧地利人梅普以及另一名女子。密室八人都被送往集中營，警察離開密室前，也搜刮了八人留下的值錢物品，安妮的日記與手稿則被丟棄原地。警察走後，梅普收拾好日記及手稿，準備戰爭結束後歸還安妮。



這個小房間，原本姐姐瑪戈與安妮的臥室。牙醫加入後，瑪戈與父母同睡一房，牙醫與安妮共用此房。這給青春期發育中的安妮帶來極大不便。加上兩人曾因搶用書桌而爆發衝突。

密室八人在集中營裡一一死去。1945年初，姐姐瑪戈與安妮因罹患斑疹傷寒陸續離世，母親伊迪絲死於飢餓。密室其他成員，也都在盟國勝利、淪陷區光復前逐一遭迫害而死，奧圖法蘭克成為八人中唯一倖存者。

故事結局留給我無限遺憾與惆悵。幸虧當時協助法克的群體成員全數存活到戰後，無一遇害，令人欣慰。

1945年7月，奧圖透過國際紅十字會確認了安妮兩姊妹已死的信息，梅普也將日記及手稿交給了奧圖。看過日記後的奧圖表示：他從來也沒有想過安妮竟會如此準確和詳細的記錄了躲藏時的生活。1947年，奧圖出版了安妮日記。後來奧圖再婚，對象也是一位原先熟識的猶太倖存者。他們一起投入《安妮日記》相關志業、致力還原二戰時期猶太人所遭迫害的真相。1957年，安妮法蘭克基金會成立；在公共捐贈的幫助下，王子運河大街263號建築及其相鄰建築由基金會購買下來。1960年，「安妮之家」博物館開幕。奧圖活到1980年91歲時才去世。

梅普吉斯一直活到2010年，以101歲高齡安詳離世。就如同日本對侵華戰爭期間大屠殺的極盡狡賴，西方也存在一批妄圖否定「曾經發生大屠殺」的極端份子，他們也質疑《安妮日記》是出於偽造。原本低調度日的梅普為此挺身而出，並將餘生致力於澄清有關法蘭克一家遭害的真相。

當年，奧圖向梅普提出藏匿計畫，問她是否願意參與協助工作時，梅普毫不遲疑地答應了。此後，她以無比的勇氣與堅忍的意志，為營救這一群人而奔走。

我思索著：梅普為什麼甘冒生命危險營救猶太友人？或許她天生就有過人的道德勇氣，但我更相信是受她童年經驗的影響。梅普在童年飽受飢寒，幸獲海外善心人士無私的愛之扶助，濡養了她高貴的人格與感恩之心，願意在大時代艱難的患難處境中，呼應上帝給她的任務，成就了原先沒有料想到的歷史使命。



位於王子運河 265-267 號的建築物，就是當時安妮（AnneFrank）的藏身處，安妮之家就是其中一間。如今該處已改為《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》，為阿姆斯特丹著名景點之一，每年吸引絡繹不絕的人潮。

梅普後半生獲得許多至高榮譽。1972 年，她與丈夫揚吉斯共同獲得以色列政府頒發的「國際義人」榮銜；1994 年，再獲德國聯邦政府頒發十字勳章；1995 年，荷蘭碧翠斯女王也授予她騎士級奧蘭治 - 拿騷勳章；2009 年，新發現的 99949 號小行星被命名為「梅普吉斯（Miepgies）」。此外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在 2009 年將《安妮日記》列入歐洲和北美洲世界記憶名錄。

對大多數人而言，辛勞半生莫非為了經濟保障與社會尊崇。在當年朝不保夕的環境下，梅普他們的所作所為，單純只是出於孟子所言「人溺己溺」和「不忍人之心」的悲憫情懷，想救人一命、拉人一把，但卻意外參與了這個歷史締造過程。梅普實踐了上帝「愛人如己」的教導，也讓生命綻放不凡的光芒。